

听海

人道人情小说选

展现独特生涯
呼唤人道真情
为置身现代社会氛围的人们
献上一潭清澈的泉



听海

——
人道人性小说选

(京)新登字 045 号

听 海

——人道人情小说选

许世杰 选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52千字 插页2

1993年8月北京第1版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5080-0082-X/I·294

定价:7.80元

序：

洞透人生的独特视角

●许世杰

在人生的广漠沙原上，人们追寻着不同的目标，走过不同的弯路，遇到不同的艰难，留有不同的足迹；因此，文学才永远写不尽人生。

形成人生千差万别的因由，往往被人们归之为无形的命运。这命运，有时却也过于冷酷、严峻了，甚而至于残损人们本该健全的躯体和生理机能，使仅只一次的宝贵生命在肢残、截瘫、聋哑、失明、弱智或精神异常的极大痛苦中熬过。他们人生之途的崎岖和他们每每留下登攀足迹的艰难，是健全人很难想象的。但是，他们没有茫然若失，冷酷、严峻、崎岖、艰难也冶炼了他们的心理、智能、毅力，为此，他们付出了充满血和泪的沉重代价。生命的能量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残疾人确是个特殊的群体。文学是理应对这一群体偏爱和格外关注的。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浅近的文学功利观点的影响，反映残疾人生活的创作几乎成了单纯对于残疾人心灵美的歌唱，被简单地贴上了概念化的标签，不仅倒了读者胃口，

也使这一题材的创作处境艰难，濒于荒芜。

令人欣喜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同新时期文学整个潮流一样，反映残疾人生活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化，摆脱了狭隘的功利眼光，惯见的樊篱和模式渐渐消除，创作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纳入了写人的命运、写人情、写灵魂的正确轨道，绽放出簇簇新枝。

这种标志，一是通过对人间友爱纯情的升华和世俗偏见的剖示，呼唤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呼唤尊重人的社会道德观念；二是从残疾人苦苦求索的命运和看取人生的特殊角度，求证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倡导自强精神；三是以残疾人的人生为切点，剖现世相情态，揭示社会的残疾，激浊扬清，给人以生活的启迪。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是社会历史变化在文学中的反映。写残疾人生活的文学得以如此发展，是新时期以来人的主体精神和人道主义被确认的必然结果。

在文学向自身回归的过程中，一批以史铁生为代表的青年残疾人作家相继涌现，如阮海彪、张海迪、孙幼忱、王占君、郑荣臣、周嘉堤、王松山、史光柱、刘琦、吴金良、石成仁、谢涵、孙恂、柯愈勋、张骥良、沈东子、朗宁、赵泽华等。他们以顽强的精神，非凡的毅力，克服了健全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耕耘出丰硕的文学收获。他们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更多地溶进了在人生逆境中不甘沉沦、自强不息的人生感受，在倾诉颤抖的不幸中呼唤人的尊严，在对世界的憧憬中歌颂人间友爱、纯洁的真情，从而，闪烁着豪迈、凝重和人道的光彩。他们以一束束顽强的灵魂之花，在文学的天平上显示出中

国残疾人的分量。他们不再是悲戚的枯草,不再是荒芜的废墟,以炎黄子孙的骨气撑起人生的大厦,以文学的歌唱汇入时代的交响曲。

诚然,如果用文学的眼光严格审度,那么,多数残疾人作家的作品虽然具有强烈而独特的感情色彩,但是,囿于生理的残疾和由此产生的特殊心态,显得生活视野还不开阔,也缺少对人生感情和人际环境的多角度体察。他们大多历经一段文学路程之后,在艺术水平的提高、创作空间的开拓、审视人生的深度等方面,感到力不从心,明显受到自身生理和心理因素的框束。残疾人作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超越自我。在文学创作中,既要溶入自己,又要分馏出自己;在透视生活时,既要立足于自己,又要摆脱自己,站在生活和时代的高点俯视包括自身的人际环境。否则,残疾人作家就冲破不了“残疾”的框束,使自己具有真正文学家的目光和胸怀。

文学,应该关注残疾人群体。这不单单是残疾人作家自身的事情,同样是健全作家的文学使命。

七十年代末,当新时期文学的潮头滚滚而来的时候,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古旧、灰暗的小镇上,一位古怪、背时的将军,跛着一条腿,拄着一根茶木棍,如呆如痴地在十字街口伫立。这位残疾的将军,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残,由放逐的“罪人”成为小镇的精神领袖,与真正残疾的时世抗争,唤醒了麻木的小镇。这位跛脚将军随同《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孙健忠)中的瞎老人来顺阿公、《阴影》(左建明)中的乞讨者、《心香》(叶文玲)中的聋哑亚女,是新时期文学中首先走来的残疾人形象。这些形象以其真情

和血肉,以其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震撼了读者的心,开辟了写残疾人文学的新天地。随后,陆续问世了王蒙的《听海》、刘心武的《八十六颗星星》、冯骥才的《他在人间》、韩少功的《风吹喇叭声》等一批上乘之作。这些作品,为写残疾人文学的健康发展铺设了正确的轨道。

在八十年代,健全作家写残疾人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虽未形成一浪高一浪的势头,但这类题材的小小说创作却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许行的《立正》、鲍昌的《流不出眼泪》、孙学民的《耳朵》、董宏量的《复聪》、陈建江的《眼睛》、王长元的《玻璃眼儿》等,从残疾人的角度表现了对人性内涵的深入挖掘,包含着对人性的缺点和误区的严肃批判。这些小小说篇幅虽小,却在方寸的框架中储存下多重的审美含义,构思精巧,寓意深刻,以小见大,令人久久品思。

综观十余年间健全作家与残疾人题材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如下特点:更多的作家不是为写残疾人才去表现残疾人的命运和内心世界,而是借用残疾人的形象折射自己对人生的体验,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判断,寄托自己的美学理想;更多的作家在赞美的同时,不回避对丑的揭露,包括对残疾人自身人性弱点的批判,以此照亮并激发读者同庸俗、丑恶的事物斗争;更多的作家重视时代、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他们笔下的残疾人主人公大多同复杂的社会关系联系、纠结在一起,置身于社会矛盾之中,使其性格特征得以多侧面的展现,并达到唤起人们去创造一个充满人道意识的时代环境。

同其他题材相比,健全作家写反映残疾人生活的小说,从总体上说,差距还较为明显:数量少,艺术水平还不算高,引起

社会强烈反响的作品寥寥可数,题材和主题范畴有待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健全作家对残疾人形象的特殊心态和复杂感情,缺乏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准确把握,因此没能深层地展现残疾人形象在生活艰难、世俗歧视和生死考验面前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可以说,出于残疾人的独特命运和心态这一特殊角度,写残疾人生活的文学创作在反映生活、审视人生的宽度和深度方面,并不比其他文学题材处于劣势,相反,其文学功用和美学价值更具有难以抵胜之处。

关键在于,对反映残疾人生活的文学创作不应持有狭隘理解。不宽泛地开拓表现残疾人的空间,就不可能映现残疾人丰富而广阔的精神世界。既可以透过这一独特的人生视角,多层面地体察人生感情,描绘社会人生的宏观细部,对人生心态行为做深度洞透;又可以从残疾人生与社会、与历史的纠结去多角度地展现历史的沉重和社会的疾患,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个题材领域是文学的丰沃土壤,完全可以产生陶冶人性、引导人生的震撼人心的好作品。

推动反映残疾人生活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培养残疾人作家群体,目的是开拓文学的题材领域,深化文学对人生的洞透,并让更多的残疾人作家具有与健全人作家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切不可在题材问题上画地为牢,文学的一部分必须同文学的整体融合。

希望集子中这三十余篇健全作家的小说,能让读者喜欢,并引起广大作家涉猎这一题材的兴趣。

1992年7月7日

目 录

王 蒙	听海..... (1)
冯骥才	他在人间 (18)
刘心武	八十六颗星星 (38)
航 鹰	明姑娘 (56)
刘毅然	平静的日子 (93)
韩少功	风吹唢呐声..... (145)
陈世旭	小镇上的将军..... (172)
薛尔康	大痴..... (192)
西 风	晚歌..... (215)
许 行	同行者..... (261)
李一波	哑巴桑桑..... (272)
	阿五浪漫史..... (282)
张昌华	风雨故人来..... (295)
季恩寿	灼热..... (306)
孙莉莉	那曾经见过的几片 绿叶和几点阳光..... (313)
鲍 昌	“失踪”了的敲门声(外两篇) (318)
	二虎子 (322)
	流不出眼泪 (325)
许 行	立正..... (328)
邵宝健	继父..... (331)

	流言.....	(335)
朱士奇	车祸.....	(339)
孙学民	耳朵.....	(341)
毛 毛	为了.....	(344)
董宏量	复聪.....	(347)
陈建江	眼睛.....	(349)
丑 牛	长街卖字.....	(351)
叶大春	岳跛子.....	(355)
王长元	玻璃眼儿.....	(357)
胡海洋	剃头佬.....	(361)
喻耀辉	眼睛的故事.....	(365)
乃 坚	星的眼.....	(367)
司玉笙	憨子.....	(370)
徐玉兰	楼梯口的那扇门.....	(373)

听 海

我相信我的读者都是忙忙碌碌。每天早晨六点钟闹钟就把你们催醒了，一个小时之内你们要进行清晨的清扫和炊事。剩的馒头不够吃早点的，还得排队去买三个炸油饼。小女儿的书包背带断了，她的书包里总是装着那么多东西，你担心——不，你已经发现她的肩胛被书包压得略有畸形。大儿子为找不着适合的扣子而发急。他的“港衫”式样虽然新颖，就是脱落了扣子不好配。这时传来砰砰的敲门声，收电费，两块七角六分，钢镚儿哪儿去了？毛票找不开。然后你们匆匆走出

门外，带着月票或者推着自行车。电车站上已经等候着许多人，连过去两辆车都是快车，没有在这一站停，于是候车的人更多了。自行车铺前等候给车胎打气的人也已经围成了一圈。你终于拿起了连结着压缩空气泵和你的自行车轮气门的橡皮管子，空气挤进轮胎时发出了一阵愉快的哨声，而你在考虑上班签到后要做的事和下班后从哪个菜铺子带回茄子或是洋白菜。

但是这一次我要带着你逃开这喧嚣、拥挤、匆忙和急躁。让我们一起到大海那边，到夏天的阳光灿烂的海滩，到浓荫覆盖的休养所，到闻不到汽油味和煤烟味的潮润的空气里，到一个你应该把它看作非常遥远、遥远的地方，天涯海角。宋朝的张世南在《游宦记闻》中说：“今之远宦及远服贾者，皆云天涯海角，盖言远也。”

前 奏

于是我们一道来到了这个五十年代曾经烜赫一时的蟹礁休养所。三十年前，每年夏天这里是外国专家疗养的地方，那时候一般中国人没有谁想到夏天要到这边厢来。它宛如一个大花园，占据着很大的地面，花坛、甬路、果园、人工修剪得齐齐整整的草坪与自然生长的杂草和已经栽植了许多年却仍然露出童子的稚气的青松分隔着一幢一幢的石房子。这些房子的式样虽然各不相同，一个共同特点是每间住房都拥有一个面海的阳台，阳台上摆着式样古旧、色泽脱落、藤条断裂的躺椅，躺在这些往日的藤躺椅上，不论风雨晨昏、晴阴寒暑，都可以看到迷茫的或者分明的、宁静的或者冲动的、灰蒙蒙的或者碧蓝蓝的大海。风吹雨打，夏灼冬寒，潮起潮落，斗转星移，三

十多年的岁月就那么——似乎不知是怎么流去了。房屋已显得老旧，设备已显得过时，而在滨海的其他地方，已经盖起了更漂亮也更舒适的旅馆。于是像一个已经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期的半老徐娘，为了生计而降格另字，这所外国专家的疗养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旅游住所，凭身分证明和人民币，只要有空房子，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住进去。

当然，不管这里住的人是怎样多样和多变，不论他们之间是怎样缺乏了解，那些到这里来旅行结婚的年轻人（似乎也包括一些不那么年轻的人），总是以他和她的焕发的容光、上眉的喜气、美好的衣衫和忘却了一切的幸福感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所有的人都在看到他们以后觉得吉祥、喜悦，都愿意再多看他们一眼。也许他们实际上并不能令挑剔的评判者满意，但是，绝大多数旁观者都觉得这男男女女都是那样文雅、温柔、漂亮，或者他们已经变得那样文雅、温柔、漂亮。

就拿东四号房间的那一对情侣来说吧，女青年穿着一件玫瑰红色短袖衬衫，一条咖啡色筒裤，她的头发总是保持着那整齐而又蓬松的发型，卷曲的刘海总是那样合度地垂拂在她的额头。这也是奇迹，因为她并没有自带吹风机更没有每天进理发店。而她的脸庞，尽管因为颧骨高了一点而显得略嫌方正，又总是如流光耀目的满月，迸发出青春的光照。而那男青年，显得年龄较大，眼角上时而现出细碎的纹络，虽然穿着有些不太合体，他的崭新的灰派力司套服有点肥，因而，使他的举止显得拙笨，然而，正是这拙笨的举止透露着他的幸福的沉醉。

这一对新婚夫妇整天都在絮语，他们总是并肩走来走去。

他们不会游泳，没有见他们下过水，但他们丝毫不遗憾，因为，在这几天，不仅别人对于他们是不存在的，这大海，这青松和绿柳，这白云和蓝天也是不存在的。甚至在睡觉的时候，在深夜他们也在絮语。放心吧，他们的悄悄话是不会被人听到的，他们每个人所说的无数的话都只为对方一个人听，都只能被对方一个人听见和听懂。甚至当黎明到来以前，当他们终于双双熟睡了的时候，他和她的平稳的呼吸和翻身时的轻微的声响，也是那种不间断的絮语的另一种形式：你——你——你——，爱你——爱你——爱你……

也有百无聊赖的伙计不得不住在这里。例如，总服务台所在的全所唯一的一幢三层楼的二楼7室，住着三个汽车司机，他们不是来疗养，而是为疗养者开车的。在不用车和不修车的时候，他们把全部时间用在打扑克上。他们有一副带花露水味儿的塑料扑克牌，他们总是能在三缺一的形势下找到一个愿意充当那个“一”的有空闲的女服务员。他们玩牌的时候非常认真，脸上挂着的是比开着一辆大连挂卡车穿过一道窄桥时还要严重（我几乎要用肯定无法被语文教师批准的“悲愤”这个形容词了）的表情，并且随时监督着对方的言行，时时爆发出对于对方不守玩牌规矩的指责从而引起激烈的争执。当争执得牌无法再玩下去、快要不欢而散、快要伤和气的时候，女服务员改为为这三个司机分别算命。虽然每个女服务员的算命方法与每个司机每次算命的结果大不相同，但算命总是能导致和解与轻松愉快。他们有一个纯朴、豁达、无往而不胜的逻辑：当算出好运来的时候，他们欢欣鼓舞，得意洋洋，当算出厄运来的时候，他们哈哈大笑，声称他们能混到今天这个模样已经超出了命运所规定的可能，“我已经赚了！”他们说，心情

确实像一个刚赚了一笔、更像是刚刚白拣了一笔钱的人。于是，前嫌尽释，余火全消，亮 Q，调红桃，甩副，抠底，“百分”会有声有色地打下去，直到深夜，没有人想睡。

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到海滨来，他们是海的朋友，海的仇敌，海的征服者。不论天好还是天坏，浪低还是浪高，他们总是穿着游泳衣，尽情地裸露着健康的肌肉与黝黑的皮肤，迈着大步走向海滩，把毛巾或者浴巾熟练地挂在塑料板搭起的凉棚之下，做几次腹背运动之后满不在乎地走入大海，像走入专属自己的世袭领地，像扶鞍跨上专为自己备的爱马。如果浪不够大，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手与臂去激打海面、激扬浪花，“这儿太浅了！”他们常常在近海的地方带着一种睥睨万物的神气发出抱怨，对那些抱着救生圈、拉着亲友的手，怕水因而丑态百出的初学者正眼不看一眼。嗖、嗖、嗖几次挥动手臂便爬泳游出了五十米，或者是刷、刷、刷，蝶泳，发亮的上身冒出来又沉下去，在四周羡慕的目光中把众人甩在后面。然后，他们更换了一个比较省力的姿势，比如仰泳，舒舒服服地摊开了四肢，躺在浩淼的海波上。

我不要海岸，我不要陆地！也许当这些弄潮儿仰卧在大海上时候他们体会到的是这种力求摆脱负载他们、养育他们的陆地的心情。建立了繁忙的与稳定的、嘈杂的与惬意的生活的陆地，也许在某一瞬间显得是那样呆滞、沉重、拥塞。哪里像这无边的海洋，哪里有这样无限的波动和振荡，哪里有这样无边的天空，哪里有这样无阻隔的进军与无阻挡的目光，哪里有这样投身于无限悠远的宇宙的小小躯体里的灵魂的解放！

更不要说防鲨网！对于他们来说，泳道的零点是在防鲨网外的那个地方，从防鲨网到海岸，这是负数的延伸，而只有突

破了防鲨网之后，爱恋海与战胜海的搏击才刚刚开始。他们不怕鲨鱼吗？当然怕，人无法匹敌鲨鱼的闪电般的速度与锯齿一样的尖牙，但是，只要不敢离开防鲨网，哪怕这网特大、从海岸拉出了五百或者一千米，他们就体会不到那种畅游的肉体的与精神的欢愉。

而当疲倦的时候，开始感到了自己的衰弱和渺小的时候，当终于发现不仅对于一个游者，而且对于一个核动力舰艇，海洋仍然是太大、太大了，而这种豪迈的或者冒险的冲动本身又成了新的负载、成了新的自我束缚的时候，你开始感到防鲨网的必要与陆地的亲切了。不论你开始畅游的时候如何勇敢，如何英雄，如何不可一世，但是，当你尽兴地游完了之后，当你回到住所，洗过淡水澡，用干毛巾擦热了身体，端起一杯热茶或是点起一支香烟的时候，你大概会说：“还是地上好！”你的主要的收获也正在于这样一个结论：“还是地上好！”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西院 12 室的那几个胖子，螃蟹和啤酒，有时候再加老白干，这就是海滨的活神仙的日子！他们来了没有几天，已经精通了这里的蟹与酒。上午逛螃蟹市场和酒铺，下午他们可以饮一个下午，吃一个下午，剥一个下午，聊一个下午，不要以为他们是饕餮的庸人，他们的这种吃喝，不过是一种休息的方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受过游泳的训练，更不是每个人都有轻便的橡皮船，就这样喝着啤酒掰着蟹腿轻松一下吧，他们当中可能有老工匠师傅，有中层干部，也有学者和艺术家。你没看见么，那个又矮又黑的短脖子的小胖子，每天吃饱喝足了以后都要拿出稿纸，苦苦沉吟，写下一行又一行，一篇又一篇的抒情诗。他的诗与他叉开腿吃蟹时的形象完全不同，纤细，俊秀，轻柔，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让我们暂时离开一下他们吧，他们各有各的乐趣，每个人都不想用自己的乐趣去换取别人的乐趣，他们对别人的快乐也并不眼红。

有一个人在这一群津津有味、善于生活、自得其乐的人群当中显得很扎眼。这是一个枯瘦的老人，步履蹒跚，而且，是双目失明的。他的眼珠外观是完好的，却又是呆滞的、没有反应的。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姑娘陪伴着、搀扶着他，也许只有八九岁。这几年，人们的营养不断改善，女孩们的发育似乎越来越快了。她有一双明亮的、东张西望的眼睛，她瞧瞧这又瞧瞧那，好像这海边一切让她看花了眼。但不论瞧什么的时候，她最关注的仍然是盲老人。枯瘦的盲老人出现在快活的疗养者与旅游者当中，好像是为了提醒乐而往返的人们不要忘记韶华的易逝与生命的限期。由于爱的沉醉，泳的振奋，蟹的肥美，牌的游戏和诗的富丽而微笑着或者大笑着的人们，一见到他那满脸的纹络、凝固的目光和前倾的身体就会变得刹时间严肃起来，他引起来的是一种凭吊乃至追悼的情绪。只有他的那一头银发，虽然白到了底，却是发出了银子般的光泽，显示着他的最后的，却仍然是丰满充溢的生命。

“我来听海。”他常常这样说，有时候是自言自语，有时候只见嘴动，不见出声，有时候，他是回答那些善意的询问：“老大爷，瞧您这岁数了，又看不见，大老远的上这地方来干什么呀？”

听 虫

他首先听到的不是海啸而是虫鸣。他和他的孙女（谁知道那是不是他的孙女呢？让我们姑且这样说吧），他们搭的那趟